

東瀛百面相

李長聲 著



東瀛百面相



責任編輯

趙江

書籍設計

陳燁君

東瀛百面相

書名

著者

李長聲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版次

二〇一五年六月香港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特十六開（150 × 210 mm）三六八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368-9

© 2015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東瀛百面相

李長聲 著



目次

優雅的牛車

假設……就會有別樣日本	009
優雅的牛車	013
鹹蘿蔔的禪味	017
文章讀本八十年	021
二千年友誼的畫皮	027
小和尚從哪裡來	034
古典四大戲	044
江戶文化東京人	053
恩仇何曾一笑泯	057
日本人與英語	075
日本猶須中國化	080
踏繪與火眼金睛	084

序

李長聲與知日（止庵）

089 老二們

092 話說平清盛

096 也讀《倭人傳》

沒跟你說我懂日本

103 作家與酒

108 粹

112 蛛絲能承受之重

116 心醉橫山成大觀

120 行腳與旅行

128 浮世繪的糾結

132 桃太郎

138 活吃龍蝦

143 頭頭皆是道

153 橫排與直排及日本人的二重性

156 莫須有的日本論

160 沒跟你說我懂日本

極樂的庭園

167 關於《菊與刀》的隨感

170 知書不達禮

173 酒館

177 晚酌

183 緣廊的妙趣

187 一書在手遊奈良

191 枯水枯山費苦心

196 稻草繩文化

200 極樂的庭園

204 看園

208 天皇家的祖墳

212 東京城裡墓地多

216 一柱摩天樹信心

220 櫻花

下流的幸福生活

改變了生活的編輯家

- | | | | |
|-----|-------------|-----|---------------|
| 225 | 少女癖 | 269 | 漱石和嫂子 |
| 230 | AV女優 | 273 | 學譯談藝 |
| 234 | 警察的兩難 | 281 | 惜櫟莊 |
| 238 | 女孩兒叫啥名 | 285 | 舊書的標價 |
| 244 | 年輕人不好當 | 290 | 大江健三郎的私小說 |
| 247 | 讀書的寂寞 | 297 | 飲食男女村上龍 |
| 249 | 松下幸之助的「經營教」 | 303 | 書有金腰帶 |
| 253 | 下流的幸福生活 | 309 | 巧騙讀者的推理小說 |
| 258 | 熟年離婚 | 315 | 關於多崎作的作 |
| 262 | 讀書術 | 319 | 書評……書為誰評 |
| | | 323 | 村上春樹與雷克薩斯 |
| | | 327 | 城市中的推理·推理中的城市 |

332 曖昧的川端康成

337 舊書店血案

342 改變了生活的編輯家

347 暢銷書是怎麼回事

350 日本的武士小說

後記

序

談起李長聲的文章，一般總要提到「知日」。但怎麼才算知日呢，他不以此自我標榜，筆下向來不大涉及；論家卻也很少為我們解釋清楚。最近讀了李長聲的五卷選集，覺得知日的確可以概括其特色，雖然確切地說那是「李長聲式的知日」。不管怎樣先得搞明白知日一詞的含義，否則只貼個標籤既沒意思，也沒用處。

知日常常與「仇日」、「哈日」相提並論，好像只是程度或火候的問題，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執中似的。讀了李長聲的書就知道，知日與仇日並不在同一層次，甚至不在同一領域；知日與哈日同樣不在一個層次。仇日根本不知日；哈日則是局部或膚淺地知日，這樣的知約莫等於不知。好有一比是盲

李長聲與知日

止庵

人摸象，摸着腿的就說大象只是條腿，沒摸着腿的便不知道大象有腿。

相對於仇日、哈日，知日要困難得多，麻煩得多。仇日是泛泛的，一概的；哈日不全面，不深入，不客觀冷靜；而知日總是具體的，從細微處入手，卻不淺嘗輒止，以偏概全。知日有賴於積少成多，將一個個具體題目彙總起來，由質而量，再由量而質。這裡又有個因果關係：他不是為了顯示知日而寫那些文章，而是因為那些文章我們才說他知日。所以知日這名目並不能隨便派送。

知日首先是工夫問題，其次是態度問題，最後是理念問題，三者缺一不可。知日總是一手的。哈日雖然也是一手的，但未免隻手遮天；仇日則二手就行，抑或連二手也不需要。有時知與略知或不知的差別就在些微之間，但這起始一步須落到實處，往後的路才走得穩當。且從李長聲的書裡找個例子：「阿城在《常識與通識》中談到吃，說『若到日本，不妨找間餐館（坐下之前切記估計好付款能力），裡面治河豚的廚師一定是要有「上崗證」的。我建議你第一次點的時候，點帶微毒，吃的時候極鮮，吃後身體的感覺有些麻麻的。我再建議你此時趕快作詩，可能你此前沒有作過詩，而且許多著名詩人都還健在，但是，你現在可以作詩了。』如果讓我來建議，那麼，你最好在進店之前估計好付款能力，此事很容易，非常大眾化的『虎河豚亭』門口就擺着菜樣，惟妙惟肖，明碼實價是日本人經商的一大特色。坐下之後再起身走人，不大合乎常識或通識，雖

然是老外。」我因想起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末了那個「知」說的正是知日的「知」。

知日需要知道得多，但知道得多並不一定知日。知日先得去成見。仇日的成見往往來自別人，哈日的成見則來自一己。知日卻是不預設立場，也不一定有總的結論，至少不匆匆忙忙地下結論。這裡另外舉個例子。前幾天我看報上摘錄某本書的片斷，寫到下關有云：「在日本，很少看到中文標識和說明書，『日清講和紀念館』特別使用中文，可以理解為對中國參觀者的關照，也可以理解為某種刺激。因為這個紀念館，對於中國人有着不同的意義。」我就想李長聲肯定不寫類似的話，他見識得多，所以不至於想多了。知日是止於詮釋，而不過度詮釋。李長聲曾自謙地說：「我已活過周作人撰寫《日本之再認識》（1942）的年齡，在日本生活的年頭也比他長得多，猶不能忝列他所說的少數人，即『中國人原有一種自大心，不很適宜於研究外國的文化，少數的人能夠把它抑制住，略為平心靜氣的觀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傷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冷靜了』。」不同的人自尊心的闕值有所不同，闕值過低，自尊心就成了自大心，隨處可能把自己傷了。

李長聲說：「這種寫作大概客觀上也算是一種文化交流。或許有助於了解，但關係的好壞未必取決於了解或理解。兄弟闖於牆，彼此很了解；理解萬歲，並非萬能。文化交流在歷史上也帶來過戰爭，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與中國麼？」知日如果說有什麼目的，那麼就在獲得了區別

於包括仇日、哈日之類不知的知，亦正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相合。

然而要說李長聲寫文章純係無為而為，倒也未必。譬如他在書中曾提到我所說的「李長聲寫日本有一種俯視的態度」。我與他相識多年，每每口無遮攔，我的本意是仇日很容易，表示蔑視更是習慣成自然，舉我身邊朋友的例子，有好幾位愛讀書也愛出門旅遊，卻一律略過了日本。正因為如此，即便這蔑視是對的，也不如緘口不言，以免隨了大流。現在讀了李長聲的五卷書，打算對自己所說略作訂正。知日與仇日風牛馬不相及，所以他寫文章，於仇日了無牽涉，倒有針對哈日予以匡正之意。曾有記者在採訪李長聲之後寫道：「他把自己定位在哈日與學者之間，也並不總寫ABC。……他表示，哈日族如果想提升一下，由哈進入知，知道日本、了解日本的話，不妨看看他的小文章。」他自己則說：「我行文有一個毛病，那就是通篇好話，得便總提醒一下，事情還有另一面，況且寫的是人們常說具有二重性的日本，點到為止，卻常被讀成了譏諷。」李長聲不贊同本尼迪克特將二重性說成日本人的特性，更不贊同照搬當初本尼迪克特的說法來看當今的日本人，在他看來無論哪個民族都有二重性，但這裡卻是擔心哈日的人輕率地把日本看成一重的。是以我所謂「俯視」，實乃「不仰視」。至於何以能做到不仰視，他自己歸結為兩點：一是「得益於讀書」，「日本人寫的書，寫他們自己，能夠為我們的觀察提供一個高度」；二是「把事物置於歷史之中看」。

李長聲很推崇周作人的日本論，有云：「周作人寫的是隨筆，長也不過萬把字，那一條條真見，若到了西洋人手裡，可以洋洋灑灑成一本又一本論著，雖然多是填充料，卻能讓中日兩國人歎為觀止。」李長聲走的也是這個路子。雖然周作人說他的四篇《日本管窺》是「關於日本的比較正式的論文」，其實還是隨筆寫法，而李長聲所作多接近於周氏《日本的小詩》、《談混堂》、《緣日》和《關於日本畫家》那一類題目更具體的文章。李長聲說，自己「只是對日本文化有一些觀感罷了」；還說：「我寫的是隨筆。……又自我規定為知識性與趣味性，也就是有益而有趣。有益而無趣，難以讀下去；有趣而無益，不讀也罷。還需要點淡泊，對於熱血的讀者來說卻近乎潑冷水。」他寫文章不作高大正統的議論，因為別人說得多了；不簡單傳播無見解、無感受的信息，因為網上可以查到，此其獨出心裁處，亦其生命長久處。

李長聲一九九〇年起在《讀書》上發表文章，迄今不過四分之一世紀，其間卻已跨越兩個不同的時代，雖然他的寫作是「吾道一以貫之」。如今在互聯網上，信息的更新較之過去迅速得多，信息的查詢也便利得多。對於一位作者來說，寫作到底因此變得容易了，還是困難了；應該多寫，還是少寫；有些內容需要寫，還是不必再寫，都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信息爆炸」之際，只有真正屬於個人的聲音才有可能不被淘汰。那種僅僅倚仗語言優勢的「編譯」，同樣很容易被替代。李長聲說：「所寫內容局限於文化，因而逝者如斯，讀來似乎也並無過時之嫌。」歸根到底，信

息不是文化，或者說，文化高於信息。也只有在這個層次才可以談知日。

李長聲曾記錄他與作家水上勉的談話：「我問，日本文學為什麼那麼簡素呢？水上先生說，好比白色的碟子，陽光照在上面會映出五光十色，日本的作家往往只寫出白碟子。」這番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李長聲自己的文章，借用周作人《本色》一文的說法就是：「若本色反是難。為什麼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須本來的質地形色站得住腳，其次是人情總缺少自信，想依賴修飾，必須洗去前此所塗脂粉，才會露出本色來，此所以為難也。」李長聲寫的也是本色文章，他對自己的本色顯然也有充分自信。由此我想到，作為中國人須得本來文化的底子厚，氣質好，才能真正理解自家之外的別一種文化，譬如日本文化。李長聲說，「沒有三分灑脫和二分嘲諷不能寫隨筆，而且懶人不能寫，只耽於一事也不能寫」，但他實在是寫文章的有心人，灑脫嘲諷不失分寸，一概控制得住，而這是很多作者做不到甚至想不到的。此即如其所云：「我作文好似幼兒園的老師，哪個孩子都必須看在眼裡，文章一長，就覺得滿紙的字照看不過來了，惴惴不安。」關於寫文章，我覺得這句話講得真好。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日

〔優雅的牛車〕

